

王振祖戲劇生涯(下)

費雲文

三次出國事修誇興

王振祖由於演出空前成功，引起各方的重視，於是有多次出國演出，促進國民外交的活動。

第一次前往泰國，宣慰僑胞，除了給華僑特別演出，慶祝雙十國慶外，並且在曼谷公開演出三天，又上電視，最後更在泰皇御前演出，博得一致的好評。當時隨同前往担任翻譯的是任職經濟部的張靜岩（復興劇校的董事）。

自從泰國回來，他認清了一個目標：除了要培養下一代的藝術人才，他更想做一個國民外交家，宣揚中華固有文化於海外，加上海外僑胞的熱心，於是于民國四十九年又有訪菲律賓之行。

這次去非的時間比較長，所以他不再麻煩張靜岩，而攜帶他的大女兒慶琪（長於英文）打前站，先去佈置一切：看戲院、安排住宿



王振祖先生(左)民國六十七年在香港訪問時與女公子王復蓉小姐(右)合影。

地方，商量演出劇目與宣傳事項，拜訪僑領。

演出的精彩和僑胞的熱情，使他們的「復興劇團」在馬尼拉連演二個月七十餘場，造成空前的熱潮。同時還有件很大的成功：那就是人人都以為復興的學生在國外演出，雖然難免和外界接觸，也認識些當地的僑胞，但却從未發生過不遵守規律或者破壞團體名譽的行為；大家都說是王校長夫婦領導有方，各位老師的教育有功。但他以為是學生們個個能自律自愛，對待華僑的熱誠，自然不會越軌；同時老師們在學校最艱苦的時候，為爭取榮譽合作無間的勤奮努力，大家把學校當成自己的家，所以出外演出，才有突出的表現。

民國五十一年，美國西雅圖舉行廿一世紀博覽會，派人來台約請一個國劇團體去該會，在「中國週」演出，並且選定合乎外國人興味的戲目。結果「復興劇校」以「貂蟬」、「金山寺」兩個劇目以及「民間社團」的身分，獲選代表中華民國前往。

此行由行政院新聞局替學校與美國休洛克公司簽約，約定「復興」在美國每演一場可得報酬一百美元，並由美方負責吃、住，其餘交通旅費

等一概不管。這個條件並不優厚。但王振祖爲了貫徹從事國民外交和宣揚中華文化的初衷，還是欣然組團前去。

因爲祇演兩齣戲，同時爲了節省費用，劇團的人數，連同領隊錢大鈞在內，限定四十人（包括文武場、後台服務人員），每人都身兼數職。

他的長女慶琪，是四十人中惟一能操英語的，除了負責交涉聯絡外，晚上演出時，還要上台報幕。

到美國，旅費由公家津貼，但戲裝要新製（包括團員的西服、大衣），僅僅穿的靴子就得定做一百雙（平均每人兩雙），需要一筆可觀的經費，在各方面贊助之下（西裝、大衣的衣料和一些襯衣，由商會贈送），總算順利籌措齊全。（政府代支的款項，規定要在收入中歸還）

每個演員總要負責幾項工作，前面當角色，後面趕龍套；並沒有主角、配角之分。每個主要

的角色，都是有兩人輪流担任。並沒有蓄意力捧某一個團員。（所謂A、B制，如貂蟬一角，係由王復蓉、程復琴輪流；呂布由曹復永、張復建輪流；董卓由陳復文、范復之輪流，即爲顯例。

「復興」在西雅圖博覽會的演出，非常成功，各方佳評如潮，紐約方面特地約他們于當年十一月到紐約在百老匯演出中國傳統戲劇。於是他們從美國西岸前往東岸，每兩天停留一地，在各大大都市和各大學演出，共經過廿九個城市，歷時三個月，才趕到紐約。

百老匯是最注重劇評的地方，（劇評家從不接受贈送入場座卷，以示公正），真有一登龍門，聲價百倍之勢。「復興」此次演出十分成功，獲得當地七家報紙的一致好評，對全團演出，推崇備至，並且將王復蓉形容爲東方之星。

在紐約演了一時期，劇目又增加「白蛇傳」



民國三十八年春王振祖由漢口返回上海演出鳳還巢時的劇裝照。

，戲裝又成了問題。於是一面電請台北趕寄，一面在紐約自己縫製，在華僑的協助之下，借到一部電動縫紉機，大家合作，李忠蔭釘白蛇戲服的亮片，團員們畫水旗上的魚、蝦。大家忙得相當起勁。

復興在美國和加拿大（一度赴加演出）的優越表現，引起中南美洲的重視，紛紛與我外交部接洽，希望「復興」能順道往他們的國家演出。外交部去電徵求王振祖意見，他毫不考慮的應允再接再厲，爲國爭光。

於是由墨西哥開始（演出廿一場），繼續在宏都拉斯、瓜地馬拉、哥斯達黎加、薩爾瓦多、尼加拉瓜、巴拿馬、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祕魯、智利、烏拉圭、巴拉圭、巴西、委內瑞拉以及太平洋島國千里達、阿魯巴、古拉蘇和牙買加等地演出。

「復興」的足跡，走遍中南美洲，受到普遍的歡迎，尤其一些外交使節，都盛讚：「原來中國的戲劇如此精湛深奧，簡直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戲劇」，都樂於和「復興」的團員結識。

另一方面，「復興」的團員，所到之處，大都是團體行動，整齊漂亮，使一般男女青年因爲對他們的愛慕，而連帶的想多知道些中華民國的事情。在祕魯演出時，好多有中華血統的第三代、第四代華僑，就深深引以爲榮，跑到中華會館來認祖歸宗。

在美洲一年，爲了維持團員的整齊漂亮，並且應付各種性質的高尚宴會場面，李忠蔭經常主動的按着時節，替他們添換新衣、鞋襪，打扮他們（尤其六個女團員），教導他們彬彬有禮，給人家好印象。加上年來前各地的旅運費，其他生活方面的雜用，積少成多，這筆費用也相當可觀了。

民國五十二年，他們重回美國，爲了宣慰僑

胞，又應僑團之請，演出五十多場，劇目又增加些僑胞喜愛的三國戲、西廂記和王寶釧等（又得由國內寄戲服去），王振祖自己也應邀在舊金山演出「宇宙鋒」。

「復興」在美洲一年，是黃金時代，也是王振祖在創校以後最快樂、最光輝的日子，他遍歷中南美廿三國，百餘城市，代表國家晉見各國元首，將中華文化藝術介紹給各國人民；一方面宣慰僑胞，增強他們對政府的向心力。到處受人尊



王振祖偕夫人及兩女公子與于斌總主教（中）合影。

敬、佩服、讚美、歡迎；國內外報紙都有很好的評介。以一個私立的學校，剛成立五年，就有如此的成就，確是難能可貴了。

可是事修謗興，正當他載譽歸來，理想中一定能受到國人熱烈歡迎之際，却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受到一連串打擊。

他率團赴美，起先祇約定演出三個月，沒想到延長到一年的時間，遍歷中南美各國。他們在外面的成就愈大，給予留校同學的刺激愈深。留校的同學有人以為好的角色去了美國，他們在台上雖有演出，但却無甚前途，有一種「被冷落」的敏感；於是有些人離校他去。

另外有人看到「復興」在美洲如如此的成功，以為是「名利雙收」；很想自辦劇團，也像「復興」樣的週遊列國，於是拉走了廿幾個學生，準備另起爐灶。

另外也有原來是王振祖推心置腹的老友，竟然聯合一些對王振祖個人和「復興」此次赴美有誤會的家長，到學校爭鬧，去法院告狀，去主管方面打報告。新聞傳播，外人不明真相，也難免人言嘖嘖。

那一時期，對王振祖來說，真可謂謗議橫生，是他一生之中所受煩惱最大最多的時期。加上他家庭間的經濟問題，在感受上，他由最得意的高峯，突然降落到最失意的谷底，他承受不了，竟然服毒輕生，幸被家人發現，送醫急救，才沒有出事。

改制國立得償素願

「復興劇校」這些年來的成就，名聞中外，

事實俱在；而王振祖個人的貢獻，也是有識之士所有目共睹，不容抹煞的。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復興劇校」終於在先總統 蔣公的關切和政府的 support 之下，自民國五十七年一月，改制為國立，由原來狹小的北投校舍，遷往內湖。王振祖苦心焦勞的奮鬥多年，總算如願以償了。

他担任首任校長，可以不再為經費問題困難，不再受浮言的干擾；而在國家的制度規範中，放手去做。環境方面，利用新址的風景優美，地區遼闊，經過多年的經營興建，目前建築宏偉，設備完善，其中有專為排練戲劇的實驗劇場，無論是舞台、燈光、音樂等設備，都是現代化一流水準。新蓋的教學大樓，不但堂皇堅固，而且還有練功場地。

教育方面，也一改以往側重術科技藝的學制，而比照一般專科職業學校的標準，加強學科教育；從身心方面，向德、智、體、羣四育方面，求均衡發展，收到相當成效。畢業學生，具有相當於高級專科學校的資格，可以納入學校附設的「實驗劇團」服務，學校還可以代為介紹工作。成績優異有志深造的，由學校保送甄試各大專學校相近科系，繼續深造。民國六十二年以後，曾經保送第二期畢業生吳興國、夏興瑩、萬興民、王興好及三期的徐中非、翁中芹等入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戲劇學系國劇組深造。

民國五十八年，應邀赴美，作為期三個月的巡迴演出，五十九年應日本政府邀請，三度赴日參加亞洲藝術節及萬國博覽會開幕、閉幕時的演出，均能載譽歸來，蜚聲國際，更加深了國際

友人對我優美文化的體認，增強了海外僑胞對我政府的強烈向心。

民國六十一年九月起，教育部為復興中華文

化，寓教育於娛樂之中，特地舉辦涵蓋普遍的「青少年國劇欣賞會」，于每星期六、星期天下午二至四時，假台北市國父紀念館，演出富有忠、

孝、節、義劇情的節目，招待全台北的國民中、小學學生觀賞，總共演出時間長達四年，觀眾達五十五萬人。無形中使年輕的一代，對國劇發生興趣；對中華文化，加強認識。

為了促進西歐各國國民外交，發揚中華文化，並宣慰當地僑胞，民國六十六年九月，王振祖再負責組成「中華國劇團」，以「復興」為主體，加入軍中劇團的徐露、嚴蘭靜、高德松等人（王慶琪也隨團前往，擔任翻譯，安排起居飲食、連絡演出等事務，任務相當繁重）。到芬蘭、挪威、瑞典、奧地利四國作訪問演出，總共卅六天、演出十九場，直接在現場的觀眾超過兩萬人，由電視中收視者，無法估計。這四個國家都與我國無邦交，儘管言語上稍有隔閡，但其政府與民間，對我們非常友善愛護。另一方面，中共以及左傾份子，曾經對我們的順利演出，加以有計劃的破壞。因此，此次赴歐，却又遭遇一場無形的文化戰。

當「中華國劇團」首先在芬蘭演出三場、獲得好評後，第二站挪威，就發生問題。一羣中共派左傾份子，包圍「中華國劇團」在其首都奧斯陸的演出禮堂，迫使該團第一天無法演出，第二天，正當團員徐中非演出貂蟬時，廿餘名冒充觀眾的左派歹徒，竟然衝上舞台，杯葛演出，徐中非和其他團員，不為所動，仍然鎮定的照常演唱。在全場觀眾的正義支持和警察的武力干預之下，終將歹徒全部逐出。全場以熱烈掌聲，對我團員處變不驚的精神和雍容鎮定的氣度，表示贊佩鼓舞。次日，該地各大報章，均刊出巨幅新聞照片，贊揚該團的精彩表演和團隊精神。

奧國的維也納，被稱為歐洲的藝術首都，劇藝的演出，要在該地獲得好評，才算成功。中共為了打擊我們的演出，特地以其歌舞劇團，也到維也納演出其「紅色娘子軍」，和我們打對台。結果，相形之下，却反而加深了觀眾對我們演出的體認，提高對我們的評價。各大報刊均以兩個劇團的演出，作比較批評。認為中共的演出，純為政治宣傳，不中不西，毫無藝術價值；要欣賞純粹的中國傳統藝術，祇有看「中國國劇團」。因此，「中國國劇團」不但風靡了維也納，而且也成為與國全國最受歡迎的外國劇團，無形中增進了兩國的國民友誼。另外也從文化戰場，擊敗中共的統戰，贏得光輝的勝利。

近年來，由於時代的進步，大眾傳播工具的發達，國劇本身的演出結構、劇本內容和歌舞形式，有不斷創作，推陳出新，以適應時代的需要。因此，除了擴大演出，培養下一代的觀眾之外



王振祖應舊金山僑胞之邀請，扮墨登場演出宇宙鋒。

；最要緊的是從國劇的本身，加強研究發展工作，灌輸新的血輪。

王振祖有鑒於此，最後三年，他在教育部的支持和督促之下，與劇校的同仁們，齊心一致的積極加強研究發展工作，分從研訂教育科目、改進教育方式、蒐集國劇資料、培養優秀人才、改良演出方式、充實劇本內容等各方面，作齊頭並進的努力。

蓋棺論定求仁得仁

可是，依照國家的人事法規，公務員年滿六十五要辦理退休，他年過六十五以後，雖然由於他是專才，教育部每年都給他延長；但也祇能延長到七十歲。他爲此事，難免有點耿耿於懷。

當他率團訪歐回國的時候，他的家人就勸他功成引退，安享餘年。他以爲自己身體健康，並無衰老現象；同時也捨不得離開他畢生心血所寄的復興劇校。所以雖然覺得家人的勸說，用意良善；但還是一再的延宕下去，未作決定。

民國六十九年六月廿五日，他竟然在學校內投繯自盡。因爲他事先並沒有對塵世灰心絕望的表示，事後也未曾留下自殺的詳細原因。當然不便妄加推測。雖然當時他有點私人方面的困擾，但也絕不構成他就此輕生的條件，然而，有一點可以確定的，那就是與他的事業毫無關連，同時也決不影響到他的輝煌成就和人格尊嚴。

「人生如燈滅」，他已用盡他自己的能源，燃燒，照亮了國劇的振興大道，促使所有國劇學校都能成爲正統的專科職業學校。

他的一生，曾在軍界和鹽務界工作，但却於公餘之暇把全部時間與精神，放在戲劇上，甚至把他的大部份財產，都用在戲劇上，他結交各種朋友，大家都因爲他慷慨好客和敦厚推誠而相處融洽，他年輕時曾加入過幫會，但並不參加積極活動，超然的保持自己的生活興趣。

最難得的，他娶到自己也愛國劇的李忠蔭，不但不反對他迷戀國劇，而且傾全力的支持他，（脫簪褪釧，以助行色，是千古難能的）成爲他發展事業最得力的助手。

他本來是富有之家，對錢財並不吝惜，一向用錢灑脫，不愁吃，不愁穿，無論如何拮据，總不讓子女吃苦。他常對子女們說：「王家的生活，比不上，比下有餘；多年來沒讓孩子們吃苦」，又對他太太說：「有那麼多有錢的人，有那麼像我們家生活舒適？多年來在外國演出，都受到上賓待遇？」實際上他所喜歡的是名：名揚四海的聲望。

正因爲他家有比較好的生活，難免引起別人的議論和揣測，有些人以爲他創辦「復興」發了財了。

如果他想發財，機會多得很，不必賠錢受氣的創辦劇校，（從上述「創辦劇校，慘淡經營」一節中，可以想見）何況，當他棄世以後，並無遺產，竟然連聊避風雨的房子，都沒有了一棟？

民國七十年六月，他的長女慶琪著述「戲劇生涯——王振祖先生家傳」一書問世。行政院政務委員周宏濤有篇序文，最足以評鑑王振祖的一生，序文說：

「大凡有所作爲的人，常積勞怨於一身，有譽也有毀。果其作爲對社會對國家有其貢獻與影響，當其論定之時，也常會受到世人程度不同的褒或貶。褒固所應得；縱或稍有貶抑，也是瑕不掩瑜。我識王君振祖於先總統引退之際，其時正當共匪全面猖亂，國內局勢逆轉，大多無恥無節之徒，紛紛背叛，賣身投靠。王君以一介書生，竟爾率領甫經組成之國劇團，毅然奉命赴溪口獻演，以慰領袖。其志節之堅定，擁戴領袖之赤誠，令人感動與敬佩。來台以後，復以一己之力，傾家辦學，不計艱阻，任勞任怨，承受一切困難，籌設私立復興戲劇學校，培植國劇新苗，保存國粹，立定今日國劇的基礎，推動社會文化的建設，對國家對社會實功不可沒。在籌設及辦理期間，其夫人李忠蔭出力亦多。但不幸王君竟以悲劇終，深可惋惜，亦常使友人懷念不已。」

「我與王君相識卅餘年，頗知其志節。綜觀王君之奮鬥，目標正確；雖然犧牲了自我，却有貢獻於國家社會。『壯志在求仁，求仁而得仁』，王君可足當之。」

誠盧文存 (一)

郵修元著 定價陸拾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
雜誌社帳戶